

當代日本佛教的現狀及課題——以曹洞宗的地方寺院為例



大澤邦由

日本駒澤大學講師

大澤邦由 (Osawa Kuniyoshi)，宗教學博士。現任駒澤大學佛教學院講師。先後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中國語中國文學系、日本駒澤大學佛教學系、中國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。研究專長為中國佛教思想、中國禪宗。著有「張鎡の禪宗信仰と広寿慧雲禪寺について」、「趙大洲の『楞嚴經』講義説をめぐって—嘉靖隆慶期の士大夫と修証論—」等中國宋以降的禪宗與佛教思想研究論文及譯注多篇、且向日本學界譯介中國當代佛教研究學者之成果多篇。



一、前言

本文以日本曹洞宗某地方寺院為例，論述當代日本佛教寺院活動的現狀及其歷史背景，以及筆者的個人觀點。

本人不才，從事近代中國佛教發展的專門研究，在接到「人間佛教與當代社會」的發表課題時，考慮到若多少能對這個課題有所貢獻，恐怕也就在於自己身為地方寺院僧侶，實際從事佛教活動之一事，遂將題目定為上述之題。而以日本曹洞宗為例進行闡述，則是因為本人是曹洞宗的一名小僧，父親是某地方寺院的住持，母親從事寺院相關事務及日常接待，整個家族就居住在寺院。

文中某寺院坐落於日本靜岡縣伊豆半島南部，一個人口約三萬左右的小型港口城市。筆者就出生長大在距離這座寺院驅車15分鐘左右的末寺（按：別院之意）。二十餘年前，祖父因年事已高辭去本寺住持一職，父親成為新的住持直至現在。父親成為本寺住持之前由祖父擔任住持，再之前是曾祖父，就這樣，至少近代以來這個寺院都是以世襲制傳承運營的。

寺院供奉七福神之一的大黑天，亦是伊豆88所靈場札所之一，另外還有史蹟存留，所以巡禮、觀光客雖少，卻也有到訪者。寺院的主要收入來自約二、三百戶檀家的布施，寺院裡為檀家設有墓地。

二、日本某地方寺院的日常活動

這個寺院一年中的主要活動大致如下。另，日本在近代以後不再使用農曆，大部分活動改換為新曆時間舉辦。

時間	活動
1月2-3日	新年拜訪檀家
2月15日	涅槃會
3月春分	彼岸會の祭、掃墓
3月30日	地方佛教會舉辦浴佛節（佛誕日）
7月10日	施餓鬼會（施食會）
7月13-15日	盂蘭盆會、市內「棚經」、偏遠地區「棚經」
8月13-15日	盂蘭盆會、郊外「棚經」
9月秋分	彼岸會の祭、掃墓
11月4日	達磨忌
12月20日	地方佛教會舉辦歲末互助托鉢
12月31日	除夕撞鐘

地方佛教會是由當地傳統的8所佛教寺院（不論宗派）組成的團體，其每年舉辦佛誕日及歲末托鉢的活動。佛誕日當天，寺院舉行法會之後，10歲以下的女孩們會身著「稚兒服」（佛教節日時的盛裝打扮）跳舞，並跟隨白象造像在市內巡禮，慶祝釋尊的誕生。歲末托鉢指佛教會的僧侶們在市內同時托鉢化緣，得來的淨財捐給市內的慈善團體。

該寺院一年的活動當中，最隆重的佛事是施餓鬼會和達磨忌。施餓鬼會和達磨忌的法會意義雖不同，但活動程序、

對檀家信徒和參加者的意義其實差不多，都意味著超度先祖和新逝者。兩個活動均由來自附近約20家寺院（僅限曹洞宗寺院）的20人左右的僧侶出席，舉辦約4小時的法會。施餓鬼會時舉辦施餓鬼法會，回向三界萬靈，達磨忌時則隆重祭祀達磨大師。之後舉辦誦經、燒香等各家信徒超度先祖的活動。以上內容大概持續30分鐘到1小時。再之後，誦經超度一年之內新逝去的亡靈，為每家超度的時間定為7分鐘，如果超度20戶，大致需要2小時20分鐘。另外，約有10位檀家代表的妻子會來幫忙，在達磨忌時製作甜酒和散壽司，施餓鬼會時製作散壽司，分發給前來參拜的人。

在日本，盂蘭盆節和正月一樣，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節日，很多人會回鄉度過。這期間，各家置辦大量供品，進行特別的裝飾，點「迎魂火」和「送魂火」來迎、送祖先的神靈。「棚經」是指在盂蘭盆節期間到檀家的佛壇前誦經，以供養檀家的先祖及「新盆」（逝去的亡靈初次過的盂蘭盆節）。該寺院根據檀家所在的區域，將「棚經」時間設在每年7月和8月的13日到15日，每天到約30戶家中誦經。

如果檀家從此地搬家到別處，可以有兩個選擇。一是將墓地安放在故鄉，有事的時候回鄉；二是將原有的墓地轉移到其他寺院或骨灰堂。前一種情況，僧侶到檀家的新居為其舉辦佛事，而棚經則只為其家中的新盆舉辦。

檀家是指某一家族與寺院形成特定附屬關係的制度，

某一家族將葬禮、法會等佛事活動交給某一特定寺院一手承辦，並在寺院中安置寫有「〇〇家先祖代々精靈」牌位，在與寺院接壤的墓地中，檀家擁有各自家族的墳墓。近鄰街坊平時也會經常到寺院掃墓、祭拜，但在正月、盂蘭盆節以及春秋兩季的「彼岸」（即春分、秋分）時，會有大量的人來寺院掃墓、祭拜。

檀家中有人去世時，檀家會跟葬儀社和寺院連繫，確認並決定守夜、葬禮的舉辦地，以及火葬場的預約情況。鑑於要應對此類事情，住持一般不可以長期離開寺院。葬禮的一系列儀式中，僧侶須參加守夜和告別式，但各地習俗不同，有些地區還舉辦枕經（守夜之前的誦經儀式），也有在告別式之後才舉行火葬。在我的家鄉，則多在葬禮、告別式之前舉辦火葬，不舉辦枕經。關於葬禮的運營，從前是由「鄰組」（居民互助組織）準備的，但現在多由葬儀社安排日程、會場及布置等。僧侶提前為新亡者起戒名，葬禮當天為其授戒、誦經，之後對參會人講話。葬禮根據各家要求，請1到5名僧人做法會，通常寺院會請附近同宗寺院的僧侶支援。

舉辦喪禮之後，為了超度亡靈，一般會舉辦從初七日（頭七）算起的一系列佛事，這稱作「十三佛事」。據說，這個習俗起源於江戶時代。現在，頭七的佛事多在葬禮、告別式之後緊接著舉辦。七七日忌（49日）在寺院舉辦，一般在這個時候將骨灰下葬。這之後舉辦百日祭、一周忌（一週

年)、三回忌(二週年)、七回忌、十三回忌、十七回忌、二十三回忌、三十三回忌、三十七回忌、五十回忌。寺院在當年會張貼舉辦週年忌的亡者戒名表，各家子孫據此進行祭奠的佛事活動。本文所舉的這個寺院每個月舉行一兩次葬禮，週末為3至5家舉辦佛事。

以上是該寺院一年的日常活動現狀。

三、「喪葬佛教」及其起源

舉辦對亡者及其先祖進行超度的喪事、法會，以及墓地的管理，成為了該寺院的主要經濟支柱。其實這種經濟構成不僅限於該寺院，也不僅限於曹洞宗，除了大本山等修行道場，以及觀光寺院外，大多數傳統佛教教團的寺院都有同樣的收入構成。對僧侶的要求，在於誦讀經典的聲音是否莊重，進退的威儀是否優雅，至於對佛教各宗派教義的了解和實踐，至少在曹洞宗是次要要求。曹洞宗奉釋尊和道元禪師、瑩山禪師為一佛兩祖，雖然坐禪(只管打坐)為本宗教義之一大特色，但就地方寺院來說，能有舉辦以超度先祖、亡者為目的的儀式的能力才是最為重要的。這一點從前述的寺院一年當中的活動裡也有所體現。對這種佛教的現狀，有些人批判說，「日本佛教失去了其原本意義，成為葬禮服務的一部分了」，他們稱之為「葬式佛教(喪葬佛教)」。

另外，一般日本僧侶「肉食妻帶」，佛事活動以外，

外出時卻身著常服。雖然極少一部分僧侶遵守戒律，但對大多數僧侶來說，守戒只是在一定修行期間要做的事而已。這也是人們批判日本佛教墮落的一種說法。這種批判是否妥當呢？

關於「肉食妻帶」，最直接的根據是明治五年（1872）政府頒布的太政官布告：「僧侶食肉、娶妻、蓄髮等皆悉聽尊便，除法事外可著一般常服。（原文：自今僧侶肉食妻帶畜髮等可為勝手事、但法用ノ外ハ人民一般ノ服ヲ着用不苦候事。）」但日本僧侶也不是僅僅由於這個原因而普遍「肉食妻帶」。

佛教的本土化可看作是另一原因，這在上述的寺院活動中也可窺見一斑。現在大家對佛教寺院的需求並不在於佛教教義，而是對先祖、死者的超度及墓地的管理。一方面，檀家信徒希望自己的墓所得永久、安定的照料；另一方面，單身的僧侶也希望儘早結婚生子使寺院的繼承得到延續。寺院的子嗣如果不繼承住持之位，不但會辜負檀家的期望，還可能造成父母、兄弟的居住地被剝奪。而僧侶娶妻生子之後，人們就不能要求他們按照戒律生活，實際上，從娶妻被認可之時，僧侶不守戒律便被世人接受了。

此外，「肉食妻帶」的結果還基於日本佛教的歷史發展。按現在通行的學術說法，地位不在公權力之下的僧侶被

稱作「聖」，近世前後開始進駐日本各地，他們定居在村裡的小庵中，擔負起超度亡者的責任，這些「聖」通常為「肉食妻帶」。超度亡者的觀念與日本神道教思想結合，進而發展成神佛習合（神佛混淆）。不確定這些「聖」是否從一開始就和佛教有關，但鎌倉新佛教的各宗派也應該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的。比如，比較曹洞宗各時代語錄可發現，初期強調坐禪時，寺院的增加並不明顯；寺院的增加，與葬禮相關言論的增多有直接關連。此外，對「喪葬佛教」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的，應該是江戶幕府為壓制基督教而設立的檀家制度，即某一地方的所有住戶要成為某寺院的檀家，通過與該寺院建立歸屬關係，使其戶籍和信仰得到保證，亡者獲得超度。也就是在日本傳統的超度先祖觀念和行為中加入了佛教禮儀，以這種形式在日本全國發展佛教寺院。

因此，非難現代日本佛教為喪葬佛教，也就等同於對日本佛教發展的非難。

我個人也研習佛教，當我想對檀家傳達佛教義理思想的時候，發現他們並不想聽這些教理。他們有自己的人生觀，對於佛教的認識就是超度祖先，希望僧侶做的只是念好經、超度好祖先。目前很難改變這些人的思想，也許不能改變，因為日本當代佛教在社會上的任務，就是提供葬禮以及供養先祖的服務。

四、日本佛教的問題及展望

現在，日本傳統佛教寺院身處即將衰落的困境。比如，由於地方及整個國家人口的減少，地方城鎮的小型寺院面臨即將消失的危機；檀家負責佛事的人已經高齡化，戰後出生的一代不關心包括佛教在內的傳統文化；喪禮形式的多樣化和簡化，導致疏離寺院、拆遷墳墓的現象。

關於人口減少等社會結構問題，我們也無能為力，但對於後二者，佛教教團應負有很大責任。即佛教教團在古時候的封建體制結構基礎上，一直忽略了傳播佛法之根本任務。但這裡又有一個問題，佛教的教義到底是什麼？如前所述，近世以來的日本佛教伴隨祖先崇拜思想發展而來，是基於日本和中國古代思想，而不是佛教原有的觀點，其佛典根據是被視為中國撰述的偽經《孟蘭盆經》等。而在近現代佛學範圍內，多數學者認為佛教的原始思想是緣起，即無我、空，而認可靈魂存在的如來藏、佛性思想遭批判或忽略。日本曹洞宗祖師道元禪師的思想比較接近原始佛教，他主張只管打坐和在行住坐臥當中體現的佛法。但曹洞宗開始廣泛傳播，卻是自曹洞宗思想開始演變之後。如果站在佛法原本的立場，認為亡者是沒有靈魂等不變恆常的存在，佛教也就無法參與超度先祖的儀禮。於是根據近代以來的佛教學成果教育了僧人，愈認真的僧侶愈不能說清各種佛事的理論根據。

面對這些問題，我們應當如何解決？為了讓年輕人理解佛教是什麼，有些寺院會舉辦一些特意向所有人開放的活動，讓普通老百姓親近寺院。這幾年通過佛像鑑賞以及臨床心理學的冥想（Mindfulness）等活動，對佛教感興趣的人也有所增加。東京甚至有僧侶開的酒吧，可以邊喝酒邊跟僧侶聊天。有些僧侶也積極參與社會慈善活動。

儘管當代日本佛教有這樣的發展和變化，但整體來看，還不能說前景樂觀。如果葬禮逐漸獨立於佛教之外的趨勢不停止的話，佛教在日本社會的地位將一直下降。站在另一角度，對佛教教團而言，這或許是能夠使日本佛教重新回歸佛教之根本任務——傳播佛法的一個很好的機會。然而要實現這一目的，須要進行各種各樣的改革，就現狀來講還很困難。

目前，只能說於己最重要的事，是誠懇、真摯地面對佛法和檀家的信徒。